

# 国际法上“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再审视： 法理演进和实践挑战

——兼评“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

徐 奇\*

**摘 要：**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形成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双边争端的多边化趋势明显增强，“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及其适用反映了这一趋势。是否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应考虑的因素有：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是否构成现有案件争端的主题事项，并且处理该主题事项的管辖权是否获得第三方的同意；处理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是否构成决定审理案件当事方争端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如果存在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法律决定，那么这些决定是否构成足以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赋予条件”。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没有适用该原则，但本案理应符合“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条件排除特别分庭的管辖权。该原则在目前的国际法研究中依然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货币黄金案原则” 管辖权 可适用性 国家同意 主权争端 “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

2021年1月28日，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以下简称特别分庭）对“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印度洋海洋划界案”（*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dian Ocean*）（以下简称“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判决。<sup>①</sup>特别分庭拒绝了马尔代夫提出的五项初步反对主张，认定对两国间的海洋划界争端享有管辖权，并且毛里求斯的主张具有可受理性。<sup>②</sup>另外，对于毛里求斯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74（3）条和第83（3）条事项的诉求，特别分庭提出

\*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青蓝学者，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法学博士。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项目“国际法视阈下美国印太战略对我国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0M673048）和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重大研究专项“基于中国立场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实证研究”（批准号：19VHQ00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网络文献的最后访问时间为2021年8月24日。

① See “Special Chamber Finds that It has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upon th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and that Mauritius’ Claim in this Regard is Admissibl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https://www.itlos.org/en/main/cases/list-of-cases/dispute-concerning-delimitation-of-the-maritime-boundary-between-mauritius-and-maldives-in-the-indian-ocean-mauritius/maldives-2/>.

② 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dian Ocean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p. 98–100, para. 354.

要等到实体阶段才能对管辖权作出决定。<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代夫的第一项初步反对就涉及“货币黄金案原则”（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的解释和适用。<sup>②</sup> 据此，第三方英国在本案中的法律权利和利益对整个诉讼管辖权的判定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国际争端的日益增加，国际司法机构持续关注“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问题，关于该原则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本文讨论的“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就是典型一例。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在2021年2月作出的关于巴勒斯坦领土管辖权的最新决定中也讨论了该原则的适用。<sup>③</sup> 虽然“货币黄金案原则”是一个传统法律问题，但时至今日对其的讨论仍然历久弥新。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始于“货币黄金案”（*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在该案中，国际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指出，“在没有第三国同意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对任何国家，无论是第三国或者当事国的任何一方，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sup>④</sup> 随着国际判例日益丰富，“货币黄金案”的这一法理逐渐演变成“货币黄金案原则”，并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得到发展。<sup>⑤</sup>

本文总结“货币黄金案原则”法理发展的历史演进与最新趋势，阐释“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构成要件和适用例外，并比较分析与“货币黄金案原则”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特别分庭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涉及这一原则的判决思路和内容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国际司法机构解释和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景作出评估。

## 一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及其演进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也在不断演进，从单纯依赖“主题事项说”（very subject matter）到“主题事项说”+“先决基础说”（prerequisite or basis）相结合共同决定“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可适用性。本文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定义是，在一项双边的国家间争端中，作为非争端当事方的第三方，其法律利益不仅构成当事方争端的主题事项，而且构成国际司法机构处理当事方争端的前提和基础，在没有第三方的同意下，国际司法机构不能对当事方提交的争端行使管辖权或者当事方的诉求具有不可受理性。

### （一）货币黄金案原则法理的缘起：“主题事项说”

以下简要介绍“货币黄金案”的案情。1943年，德国在意大利罗马劫走了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黄金。根据1946年《德国赔偿协议》，这批黄金将由美国、法国和英国进行分配。由于法院在

①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98, para. 353.

②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27, para. 81.

③ See *Situation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 Decision on the Prosecution Request Pursuant to Article 19 (3) for a Ruling on the Court's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Trial Chamber I, ICC-01/18-143, 5 February 2021, pp. 28-29, para. 59. 此外，《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21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关于主张抛弃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论文，参见 Zachary Mollengarden &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2021) 11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pp. 41-77; 《美国国际法杂志副刊》（*AJIL Unbound*）还开设论坛，邀请多名国际法学者专门就该文章的观点进行讨论。

④ See *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Italy v. Franc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54, p. 33.

⑤ 参见徐奇：《货币黄金案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6期，第52页。

1948年“科孚海峡案”(Corfu Channel Case)中判定阿尔巴尼亚要对英国进行赔偿,因此,英国要求将阿尔巴尼亚的黄金交给英国。然而,意大利却主张,基于阿尔巴尼亚1945年1月13日颁布法令没收意大利财产的行为,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享有优先追偿的权利。1951年4月25日,法、英、美三国发表《华盛顿声明》,宣布除非意大利或阿尔巴尼亚在特定时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就他们关于获取黄金的权利作出判决,否则,这些黄金应当返还给英国。声明发布后,阿尔巴尼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意大利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同时提出初步反对意见,主张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sup>①</sup>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阿尔巴尼亚的法律利益不仅受到判决的影响,而且构成判决的争端实质事项。”<sup>②</sup>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是否应当就其对意大利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在没有阿尔巴尼亚同意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对该问题的处理行使管辖权。<sup>③</sup>法院判决的法理核心在于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构成当事方争端的主题事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最初法理可以概括为“主题事项说”。

后续案件中单纯依赖“主题事项说”决定“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否适用的情形并不多,如下一些案件对认识该原则提供参考。

在1984年“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中,美国以共同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由,主张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法律利益构成争端的主题事项,因此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sup>④</sup>然而,法院认为萨尔瓦多受影响的权利和利益仅能允许其申请介入程序参与诉讼,不能构成一项可受理性问题,因此拒绝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放弃行使管辖权。<sup>⑤</sup>在1990年“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中,法院认为,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法院都会决定丰塞卡湾是否存在共管水域(condominium in the waters of the gulf)或者沿岸国的共同体利益(community of interests)。<sup>⑥</sup>由于尼加拉瓜是沿岸国之一,法院认为,“这样的决定显然会影响尼加拉瓜的法律利益;但即便如此,这种利益也不会像阿尔巴尼亚在‘货币黄金案’中的利益那样,成为该决定的主题事项。”<sup>⑦</sup>《国际法院规约》第62条的介入程序足以让尼加拉瓜充分表达本国的利益,因此,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在1998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中,法院指出,“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从乍得湖至海上的划界请求,不会意味着喀麦隆、尼日利亚和乍得的陆上三接点能够从喀麦隆和乍得的边界中移除”;“尼日利亚与乍得的边境事件仅涉及该两国,与喀麦隆无关,也不涉及两国边界线的划定”;“作为第三方的乍得的法律利益不构成法院对实体问题作出

① See “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Italy v. Franc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verview of the Cas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en/case/19>.

② See *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p. 33.

③ See *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p. 33.

④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4, p. 430, paras. 86–87.

⑤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Judgment, p. 430, para. 88.

⑥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Honduras; Nicaragua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0, p. 122, para. 73.

⑦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Judgment, p. 122, para. 73.

判决的主题事项”。<sup>①</sup> 这不会影响法院处理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陆地边界争端的管辖权，故“货币黄金案原则”在本案中不适用。在2016年“诺斯塔商船案”（*The M/V “Norstar” Case*）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中认为，“西班牙在本案中的参与仅限于执行意大利关于没收诺斯塔商船的请求。意大利的法律利益，而不是西班牙的法律利益，构成法庭就巴拿马申请实体问题作出决定的主题事项。”<sup>②</sup> 因此，本案不符合“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条件，国际海洋法法庭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

## （二）“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演进：“主题事项说” + “先决基础说”

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案件的增多，“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得到进一步阐释，逐步从“主题事项说”向“主题事项说” + “先决基础说”转变。法院在1992年“瑙鲁境内的一些磷酸盐地案”（*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里指出，“‘货币黄金案’中，在指控阿尔巴尼亚承担责任的必要结论与要求法院作出关于黄金分配的决定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sup>③</sup> 这意味着认定阿尔巴尼亚国家责任是决定分配黄金的基础。那么，“对于瑙鲁追究澳大利亚的国家责任及其内容，即使会对其他两个国家（英国和新西兰）的法律状况产生影响，法院的判决也不构成决定瑙鲁针对澳大利亚诉求的基础。因此其他两国的法律责任之判定无法阻碍法院行使管辖权。”<sup>④</sup> 在1995年的“东帝汶案”（*East Timor Case*）中，葡萄牙要求判定澳大利亚依据《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帝汶海条约》的活动是非法的。法院认为，“法院判决的实质事项将必然要决定印尼进入和在东帝汶的持续存在是非法的，而且印尼没有权利代表东帝汶签订与大陆架资源有关的条约。”<sup>⑤</sup> 这意味决定印尼的国际不法行为产生的国家责任构成判定澳大利亚行为性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此，法院认为它无权决定这一事项。<sup>⑥</sup> 在这两个案件中，第三方行为所代表的法律权利和利益与当事方争端之间在逻辑上的“前提”和“基础”关系成为解释和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关键，这是“先决基础说”的基本意涵。

法院在上述案件中所阐释的法理变化，并不意味着摒弃第三方法律利益构成当事方争端的主题事项这一要件，而是以此为基础的法理深化。在涉及第三方的国家责任以及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的多个案件中，国际司法机构将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审视“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在2001年“拉森诉夏威夷王国仲裁案”（*Larsen v. Hawaii Kingdom*）中，仲裁庭指出，基于“货币黄金案原则”，“如果本案需要或者要求对美国的行为合法性进行评估，且要以该评估作为当事各方之间裁决的必要基础，那么仲裁庭不能在本案中裁定被告的行为是否合法。”<sup>⑦</sup> “在没有对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裁决的情况下，仲裁庭无法确定夏威夷王国是否未能履行其对拉森的义务。”<sup>⑧</sup> 在

① Se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Preliminary Objectio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8, p. 756, para. 79.

② See *The M/V “Norstar” Case (Panama v. Italy)*, ITLOS Case No. 25,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2016, p. 85, para. 173.

③ See *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 (Nauru v. Australia)*, Preliminary Objectio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2, p. 261, para. 55.

④ See *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pp. 261 – 262, para. 55.

⑤ See *East Timor (Portugal v. Austral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5, p. 105, para. 34.

⑥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5, para. 35.

⑦ See *Larsen v. Hawaii Kingdom*, PCA Case No. 1999 – 01, Award, 2001, pp. 32 – 33, para. 11. 23.

⑧ See *Larsen v. Hawaii Kingdom*, Award, pp. 32 – 33, para. 12. 15.

2005年“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中,法院认为:“对于刚果关于卢旺达的指控,卢旺达的利益明确不构成法院决定的实质事项,有关卢旺达的责任也不构成作出决定的前提”,这不影响法院管辖权的行使。<sup>①</sup>在2011年“1995年9月13日临时协定适用案”(*Application of the Interim Accord of 13 September 1995*)中,法院认为,希腊的行为(推迟北马其顿参加北约会议)可以独立于北约的决定,北约及希腊以外北约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既不构成法院实体判决的主题事项,对其责任的评估也不会成为“确定被告方责任的先决条件”。<sup>②</sup>在2016年“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的谈判义务案”(*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中,尽管法院回避“货币黄金案原则”,但是几位法官都讨论了该原则的适用。克劳福德法官(Judge Crawford)认为,“如果确实认为被告的行为涉及违反国际法,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很可能会对其行为所能得出的后果施加限制。”<sup>③</sup>薛捍勤法官和班达里法官(Judge Bhandari)都认为,其他没有出庭的第三方<sup>④</sup>的法律利益是决定马绍尔群岛和巴基斯坦、印度和英国争端的前提和基础,“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于本案且法院应该直接处理这一初步反对。<sup>⑤</sup>然而,通卡法官(Judge Tomka)认为,“本案无关裁定其他国家的责任作为裁定被告责任前提条件的问题”,故该原则不适用。<sup>⑥</sup>

在海洋划界争端案件中,“货币黄金案原则”用于部分限制国际司法机构行使管辖权,基于这一原则,国际司法机构认为,两国划定的最终海洋边界“在到达第三方主张其权利的海域时应当停止”。<sup>⑦</sup>在2007年“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中,法院援引了“货币黄金案原则”,指出“如果为了划界,必须要首先处理第三方的权利,那么法院将不会决定这一问题”。<sup>⑧</sup>法院的思路是处理第三方的海洋权利和利益是决定当事方海洋边界线终点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在没有第三国同意的情况下,它无法划定当事国和第三国的边界,这符合“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

① See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5, p. 238, para. 204. 但有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皮埃尔·达金特(Pierre d'Argent)认为在此案中,“法院没有通过‘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视角来解决整个争端,而是将其可能的相关性限制在刚果提交的一份材料上,只突出了该原则的真正目的。它与提交材料的主题事项有关,而不是与争议的主题事项有关”。See Pierre d'Argent,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 Matter of Submissions”, (2021) 115 *AJIL Unbound* 149, p. 150.

② Se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im Accord of 13 September 1995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v. Greec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1, pp. 660 – 661, paras. 43 – 44.

③ See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Marshall Islands v. United Kingdom)*,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6,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Crawford, p. 1107, para. 33.

④ 其他6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朝鲜、法国、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

⑤ See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Declaration of Judge Xue, p. 1032, para. 9;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Bhandari, pp. 1061 – 1062, paras. 18 – 20. See Alexander Gilder, “Where next for Article VI of the Nuclear Non – proliferation Treaty following the Marshall Islands’ Case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Network*, p. 2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id=3786089>.

⑥ See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Tomka, p. 898, para. 38.

⑦ 参见徐奇:《货币黄金案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第58页; Xu Qi,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ce of Thir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2019) 18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 p. 94.

⑧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7, p. 756, para. 312.

法院还进一步指出,其他海洋划界案同样适用了“货币黄金案原则”,包括:1982年“突尼斯和利比亚大陆架案”(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1985年“利比亚和马耳他大陆架案”(Libyan Arab Jamahiriya/Malta)、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等。按照法院的结论,其实更多的海洋划界案例在实体阶段对第三国的处理遵循这一思路。具体有:1999年“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在红海的海洋划界仲裁案”(Eritrea/Yemen-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the Second Stage-Maritime Delimitation)、2009年“罗马尼亚诉乌克兰黑海海洋划界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2006年“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仲裁案”(Award of Arbitration in the Matter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2012年“孟加拉国和缅甸海洋划界案”(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2014年“孟加拉国和印度海洋划界仲裁案”(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Bangladesh and India)、2018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也表明陆地边界和海洋划界边界争端在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方面存在差异,奥里·庞森(Ori Pomson)认为,这是因为对于“公平”的目的或结果的认知存在差异。<sup>①</sup>海洋划界案件中,国际司法机构划界的最终目的是寻求获得公平的结果。因此,“当存在海上三边交界点时,除非考虑第三国的权利,否则法院无法确定公平解决办法是什么。”<sup>②</sup>相比之下,在陆地边界争端中,国际司法机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三级审判规则”,首先是优先适用条约,然后是考虑“保持占有”(uti possidetis)原则,最后采用“有效占有”(effectivités)规则,从而最终确定领土归属。<sup>③</sup>由此看出,公平并非陆地边界争端解决中的首要考量,因为通过前面所述的规则通常会解决争端当事国的陆地边界争端。<sup>④</sup>

综上所述,本文从“主题事项说”和“先决基础说”两个视角评述了“货币黄金案原则”法理的演进,二者不存在矛盾,是一种递进关系。国际判例表明,“主题事项说”+“先决基础说”更广泛地用于评估“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可适用性,但是单纯依赖“主题事项说”判断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是否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仍然取决于具体案件的具体分析。

## 二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构成要件分析

基于前述“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演进,下文将该原则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适用的案件类型、是否缺乏第三方的同意、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是否构成现有争端的主题事项和先决条件,以及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赋予条件”(givens)<sup>⑤</sup>是否构成该原则适用的例外等。

① 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2019) 1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88, p. 98.

② 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p. 98.

③ 参见黄影、张海文:《整体性视角下群岛的领土主权取得规则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3期,第68页;张卫彬:《论国际法院的三重性分级判案规则》,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77页。

④ 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p. 99.

⑤ 目前,“givens”尚没有统一定义和译称,本文将其译为“赋予条件”。基于相关判例,本文对“赋予条件”的定义是:在一项涉及第三方的双边争端中,对于正在审理案件的当事方而言,事先已经存在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某些法律决定,并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这些相关的法律决定被认定为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赋予条件”。

### （一）“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案件类型

本部分将阐述“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国际法主体，概述该原则适用的国际争端类型。“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存在一些特殊情形，在主体和争端类型上有例外，但这并不影响该原则构成要件的整体考察。从国际司法机构的实践和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来看，“货币黄金案原则”涉及的国际法主体是国家而非其他实体（包括国际组织）和个人，存在于国家之间的争端案件之中，涵盖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案件和陆地领土、海洋争端案件。例如，在“1995年9月13日《临时协定》的适用案”中，法院不认可北约法律利益的影响程度足以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尽管没有直接阐明北约是否满足成为第三方的主体资格，但是从法院的决定可以推断出，国际组织难以成为“货币黄金案原则”第三方的主体。<sup>①</sup> 在2015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中，法院没有接受塞尔维亚关于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权利和利益构成本案争端主题事项的主张，因为“作为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南斯拉夫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也不能同意或拒绝同意法院的管辖权”。<sup>②</sup> 因此，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没有作为“货币黄金案原则”中第三方的资格。

目前，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和临时仲裁庭都承认“货币黄金案原则”对管辖权行使和可受理性问题产生影响，并讨论该原则适用的可能性。然而仍存在例外情况。

一是当事方之一是个体而非国家。2001年“拉森诉夏威夷王国仲裁案”符合这一情形，但该案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问题。

二是第三方是非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在1992年“法国与加拿大就圣皮耶尔和密克隆岛海洋划界仲裁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 Decision in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中，仲裁庭认为，

任何裁决如果承认或拒绝当事国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任何权利，都将构成一种宣告，即，不是“当事方之间”的划界，而是它们各自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划界。国际社会的权利是委托于特定机构，管理和保护国际海底区域（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底），被认为是人类共同遗产。<sup>③</sup>

仲裁庭因此认定，“无权对涉及非本案当事方的一方权利进行划界”<sup>④</sup>。尽管没有提及“货币黄金案原则”，但如果将国际社会视为第三方的话，那么仲裁庭的决定实际上复制了“货币黄金案”中法院的思路。不过诺姆·扎米尔（Noam Zamir）认为，“对此案更好的解读是，法庭没有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sup>⑤</sup> “仲裁庭的决定是基于海洋法适用的特殊规则，根据《公约》第76(8)条，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的确定要基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所作出的最终建议”，也就是说

① Se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im Accord of 13 September 1995*, Judgment, p. 661, para. 44.

② Se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roatia v. Ser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5, pp. 57–58, para. 116.

③ Se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 Decision in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Areas (St. Pierre and Miquelon)*, (1992) 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5, p. 1172, paras. 77–79.

④ See *St. Pierre and Miquelo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p. 1172, paras. 77–79.

⑤ See Noam Zami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7) 33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523, p. 530.

仲裁庭没有处理该问题的权能。<sup>①</sup>

在2012年“雪铁龙诉厄瓜多尔仲裁案”(Chevron v. Ecuador Arbitration)中,厄瓜多尔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认为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居民的权利“完全属于雪铁龙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诉求范围”,仲裁庭无法对本案行使管辖权。<sup>②</sup>然而,仲裁庭采用了“类比”“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方式来处理第三方的问题。<sup>③</sup>具体而言,仲裁庭“假定‘货币黄金案原则’应该适用于本案”,审视仲裁庭是否可以行使管辖权:其一,它只能按照仲裁协定决定厄瓜多尔是否在双边投资协定中承担责任,因此,拉戈阿格里奥居民的诉求不在仲裁协定之中,因而也就不构成本案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其二,仲裁庭认为拉戈阿格里奥居民控告被侵犯的权利是厄瓜多尔国内法问题,这不应该在国际法层面展开,因此不涉及讨论其作为第三方享有的权利。<sup>④</sup>简言之,本案中“货币黄金案”的适用不是直接援引,而是假设性的类比运用,这种思路方式和已有判例思路不一致。阿尔瓦罗·加林多(Alvaro Galindo)和艾哈迈德·埃尔西西(Ahmed Elsis)总结道,“目前,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中没有任何机制能使争端的非当事方寻求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sup>⑤</sup>另外,“目前关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改革的讨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规则(货币黄金规则)不能从国际程序法中推断出来。”<sup>⑥</sup>这等于间接承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不会考虑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sup>⑦</sup>

其他国际和地区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对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持否定态度。在1999年“土耳其纺织品及服装进口限制案”(Turkey-Textile Imports)中,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指出,“世界贸易组织不存在‘关键当事方(指第三方)’的概念”,这等同于否定“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sup>⑧</sup>在2018年“英国西撒哈拉运动案”(Western Sahara Campaign UK)中,欧洲法院的佐审官(Advocate General)明确指出,“‘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并不存在于《欧洲法院规约》之中。”<sup>⑨</sup>欧洲法院大法庭(Grand Chamber)认为“欧盟和摩洛哥王国《渔业伙伴协议》不适用于西撒哈拉”,因为“西撒哈拉领土并不构成摩洛哥王国领土的一部分”。<sup>⑩</sup>西

① See Noam Zami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530.

② See *Chevron Corporation and Texaco Petroleum Corporation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UNCITRAL, PCA Case No. 2009-23, Third 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27 February 2012, Part III, pp. 23-24, paras. 3.83-3.86.

③ See Noam Zami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532.

④ See *Chevron Corporation and Texaco Petroleum Corporation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Third 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p. 21-22, paras. 4.59-4.71.

⑤ See Alvaro Galindo & Ahmed Elsis, “Non-Disputing Parties’ Righ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Katia Fach Gómez (ed.), *Priv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Springer Nature, 2021), p. 178.

⑥ See Alvaro Galindo & Ahmed Elsis, “Non-Disputing Parties’ Righ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p. 188. 两位学者建议,“应努力纳入明确的语言和标准,以指导法庭确定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程序中不可或缺的当事人”。

⑦ 奥里·庞森指出,“存在一些投资者—东道国争端中,仲裁庭参考‘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情形,将其视为对管辖权同意必要性的权威来源”,但是没有提及该原则的可适用性。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p. 106.

⑧ See *Turkey-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Products*, WT/DS34/R, 31 May 1999, para. 9.11.

⑨ See *Western Sahara Campaign UK, The Queen v Commissioners for 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Case C-104/16, Opinion of AG Wathelet, para. 57.

⑩ See *Western Sahara Campaign UK, The Queen v Commissioners for 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Case C-104/16,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paras. 62-64.

撒哈拉、摩洛哥王国作为第三方实际上被排除在案件之外，欧洲法院只在权限内审查欧盟在缔结国际条约中行为的合法性。奥里·庞森认为欧洲法院“似乎暗示拒绝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sup>①</sup>

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没有案件中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在2021年“巴勒斯坦情势”(*Situation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案中，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决定同意检察官的调查申请，明确指出，“本院不能对国家间争端作出裁决，因为本院对国家没有管辖权，只对自然人行使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裁决个人的刑事责任，‘货币黄金案原则’不适用。”<sup>②</sup>另外，预审分庭还强调，以色列曾被邀请提交有关本案的意见，但以色列没有利用这次机会，而且本案的决定仅限定在管辖权部分，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边界争端没有关系，因此不会“决定、妨碍、影响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任何其他法律问题”。<sup>③</sup>克劳福德法官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自然人不是国家，那么自然人作为“货币黄金案原则”的主体并不适合。<sup>④</sup>米琳达·奥戈尔曼(Mirinda O’Gorman)和查尔斯·桑普福德(Charles Sampford)就明确指出，“货币黄金案原则”在国际刑法中没有任何适用的空间。<sup>⑤</sup>然而，达波·阿坎德(Dapo Akande)提出，

原则上，同意原则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就像它适用于其他国际法庭一样。国际刑事法院就争议中的特定领土是否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主权作出司法裁决，将牵涉到“货币黄金案原则”。“货币黄金案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助于防止其他国家或其他机构将义务强加给各国。<sup>⑥</sup>

他主张“货币黄金案原则”在国际刑事法院案件中具有可适用性。

## (二) 缺乏第三国同意作为“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基础

基于前述“主题事项说”，“货币黄金案”判决宣布，“法院只能在一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管辖权”，这是“法院规约中体现的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sup>⑦</sup>有学者总结道，“国际司法管辖权以国家同意为基础并源于国家同意是不言而喻的”。<sup>⑧</sup>国家同意是“一项无争议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在没有该国同意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向任何国际法庭提交与另一国的任何争端或向任何国际法庭作出解释”。<sup>⑨</sup>几位学者的观点是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同意在国际争端解决

① 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p. 106.

② See *Situation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 Decision on the Prosecution Request Pursuant to Article 19 (3) for a Ruling on the Court’s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Trial Chamber I, ICC-01/18-143, 5 February 2021, pp. 28-29, para. 59.

③ See *Situation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 ICC-01/18-143, p. 29, paras. 59-60.

④ See James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General P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68.

⑤ See Mirinda O’Gorman & Charles Sampford, “Aggression and Monetary Gold Quo Vadis?”, in Patrick Keyzer, Vesselin Popovski & Charles Sampford (ed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Justice* (Routledge, 2014), pp. 61-62.

⑥ See Dapo Akande, “The Monetary Gold Doctrine and the ICC: Can the ICC determine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the-monetary-gold-doctrine-and-the-icc-can-the-icc-determine-the-territorial-boundaries-of-israel-and-palestine/>.

⑦ See *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17.

⑧ See Hugh Thirlway,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 Part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91.

⑨ See Malcolm Shaw, *Rosenne’s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2015* (Brill/Nijhoff, 5th edn, 2016), p. 571.

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如果将这一原则放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背景下检视，在一项双边争端中，第三方同意属于国际法上的同意范畴，“货币黄金案”及其后续案例都表明，“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考虑是，第三国的同意优先于当事国的同意。

不过，这种同意有着严格限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同意形式。也就是说，第三国的法律权利和利益必须构成当事国争端的主题事项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第三国是否同意法院行使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在涉及第三国的混合型争端中确定争端的主题事项时，应注意区分实质争端和表面争端，案件争端的主题事项是由实质争端所决定的。<sup>①</sup>“货币黄金案”及后续案例体现出的一般性规律是：（法院）没有同意对第一项事项（first matter）的管辖权，关于第一项事项的决定是作为决定第二事项（second matter）的必要基础。<sup>②</sup>就管辖权而言，第三方不同意对第一事项行使管辖权，与案件当事方不同意行使管辖权相比，两者在管辖权方面所体现出的深层次关切是一致的。<sup>③</sup>这种对于第一项事项的同意被称为“上游同意”，其他一切事项都依赖于这一同意形式。<sup>④</sup>在“货币黄金案原则”背景下理解以上表述的话，该原则对第三国同意的重视，反映出处理第三国权利和利益的同意成为“上游同意”，起决定性作用。汤姆·斯帕克斯（Tom Sparks）也认为，“货币黄金案原则”“纯粹是为了维护国家同意，将其作为接受法院管辖的先决条件”。<sup>⑤</sup>

### （三）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构成决定审理争端主题事项的先决条件

透过“瑙鲁境内的一些磷酸盐地案”和“东帝汶案”等一系列案件，就可以发现，判断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要求在逻辑上确定第三国与当事国之间的争端或者处理第三国的权利和利益必须构成处理当事国之间争端的前提和基础，前述将这一要求概括为“先决基础说”。克劳福德法官指出，“货币黄金案原则”“不仅仅是因为第三国拥有确切性质的法律利益，而且它的法律利益正是当事方诉求的主题事项，或者至少是决定该主张的必要要素”。<sup>⑥</sup>

基础（basis）或先决条件（prerequisite）不仅显示的是逻辑上的先后顺序，还体现出第三方的法律利益与正在审理的当事国争端存在难以切割的关系，如果只是和当事方共同实施或者单独实施，按照既往案例，第三方的这种参与程度将无法满足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的要求，这在国家责任案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随着国家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分担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的概念日益引起关注，其中包含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讨论。根据安德烈·诺尔坎珀（Andre Nollkaemper）和多夫·雅各布斯（Dov Jacobs）的研究，分担责任的构成要件有4个特征：一是分担责任的概念是指多个行为者的责任；二是多个行为者对其导致单一损害结果所承担的责任；

① 参见徐奇：《货币黄金案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第52页。“‘货币黄金案’还要求国际法院认定是否存在一项实质争端，换言之，法院需要明确处理的争端实质是什么，而非当事国提交了争端就可以处理。”

② See Sienho Ye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Potential Jurisdictional Obstacles or Objections”, (2014) 13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63, p. 692.

③ See Sienho Ye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Potential Jurisdictional Obstacles or Objections”, p. 692.

④ See Sienho Ye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Potential Jurisdictional Obstacles or Objections”, p. 694.

⑤ See Tom Sparks, “Reassessing State Consent to Jurisdiction: The Indispensable Third Party Principle before the ICJ”, (2020) No. 2020 – 22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Paper Series* 1, p. 8, <http://dx.doi.org/10.2139/ssrn.3635621>.

⑥ See 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th edn, 2019), p. 672.

三是不能根据因果关系将行为导致的后果归因于个体本身；四是两个或多个行为者对其所导致特定后果的责任是单独分配给它们的，而不是共同依赖于行为者组成的整体。<sup>①</sup>“货币黄金案”及部分后续案例就表现为，一个争端中多个行为体被控共同实施不法行为且造成损害性后果，那么第三方和当事方会成为“分担责任”语境下的“共同责任方”（co-responsible parties）。

具体而言，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美国属于共同实施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行为团体，但法院将美国行为和其他三国行为区分开来，美国是领导四国行动的主体，尼加拉瓜等国则是配合和援助美国的行动。<sup>②</sup>在“瑙鲁境内的一些磷酸盐地案”中，尽管根据《托管协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共同组成主管当局负责瑙鲁的托管，但是就修复瑙鲁独立以前开采的一些磷酸盐地的诉求本身，法院认同瑙鲁的主张，即这只是澳大利亚当局的行为，不涉及其他两国。<sup>③</sup>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中，法院认为，卢旺达和乌干达在刚果境内的军事活动不是共同行为且相互独立，因此将卢旺达行为排除在案件之外。<sup>④</sup>在2005年“某些财产案”（*Certain Property*）中，德国提出的一项初步反对是，如果法院认定对列支敦士登提交的诉求行使管辖权，那么法院必须要决定第三国捷克（前身是捷克斯洛伐克）行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sup>⑤</sup>但是法院回避了“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只有部分法官在异议意见中进行了讨论。科艾曼斯法官（Judge Kooijmans）认为，列支敦士登主张是要求法院判定德国是否非法处理属于该国的财产，相比而言，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颁布的没收法令只是事实，其合法性不是争端的主题事项，因而不适用这一原则。<sup>⑥</sup>小和田法官（Judge Owada）也认为本案的主题事项是德国是否违反对列支敦士登的义务，因此和第三方无关。<sup>⑦</sup>伯曼法官持有同样观点，主张没有必要决定1945年法令的合法性。<sup>⑧</sup>法官们的异议意见都强调第三方捷克斯洛伐克法令及其行为是一项事实，因此与本案争端的主题事项并无直接关联。

在2012年“国家管辖豁免案”（*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中，鉴于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希腊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希腊地方法院允许受害人向德国提出民事赔偿要求的决定。<sup>⑨</sup>意大利地方和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民事判决中认定德国应对二战期间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德国不享有国家豁免并且可以执行希腊法院所作出的赔偿判决。<sup>⑩</sup>在本案中，第三方不是下令要求当事方去执行相关判决，而是当事方独立决定执行来自第三方的判决，因此二者的行为相互分离。法院最后也没有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只

① See Andre Nollkaemper & Dov Jacobs,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 Conceptual Framework”, (2013) 34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59, pp. 366 – 368.

②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Judgment, p. 430, para. 88.

③ See *Certain Phosphate Lands in Nauru*, Preliminary Objection, Judgment, pp. 261 – 262, para. 55.

④ See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Judgment, p. 238, para. 204.

⑤ See *Certain Property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5,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Germany, paras. 154 – 166.

⑥ See *Certain Property*,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oijmans, p. 38, para. 34.

⑦ See *Certain Property*,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Owada, p. 66, para. 55.

⑧ *Certain Property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5,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Berman, p. 81, para. 26.

⑨ See Antonios Tzanakopoulos, “The Distomo Case: Greece to Intervene in the Sovereign Immunity Dispute between Germany and Italy before the ICJ”,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greece-to-intervene-in-the-sovereign-immunity-dispute/>.

⑩ See JC Lawrence, “ICJ Decides Immunities Case”, *European Law Blog*, <https://europeanlawblog.eu/2012/02/03/icj-decides-immunities-case/>.

是允许希腊介入诉讼。<sup>①</sup>在“诺斯塔商船案”中，第三方的西班牙执行意大利发出的请求，因此当事方的行为发生在第三方行为之前，在逻辑顺序上判断就存在问题，因而国际海洋法法庭排除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sup>②</sup>

由此看出，在“分担责任”下，被告当事方是主要行为体，适用主要规则（primary rules），履行主要义务，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第三方的共同责任方适用次要规则（secondary rules），履行次要义务，承担次要责任，这决定了二者并不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尽管被告方和共同责任方都会对原告方造成损害，但是单独追究被告的主要责任可以独立于对次要责任的追究，因此这种情况下二者并非是逻辑上的前提或基础关系，“货币黄金案原则”无法适用。马丁斯·帕帕林斯基（Martins Paparinskis）也总结了这一特点，“针对被告（当事方）的诉求和（可能）针对第三国的诉求是根据不同的主要规则提出的，彼此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相互制约。”<sup>③</sup>因此，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必须充分确保前提或基础顺序的存在。

#### （四）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赋予条件”可能会构成“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例外

“赋予条件”是与正在审理的案件有关，且涉及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法律决定。存在这种“赋予条件”并不自动导致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如下面判例所述，如果法院或者仲裁庭必须重新评估该决定的法律后果，判定相关决定不足以让其仅聚焦双边争端，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可以排除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相反地，如果直接将所涉的法律决定认定为一项既定事实，这足以证明相关决定能够使国际司法机构聚焦双边争端不考虑第三方，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不适用。因此，如果涉及到“赋予条件”的认定，关键要确定是否对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法律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确定其能否足以使国际司法机构仅聚焦当事方之间的双边争端。

在“东帝汶案”中，葡萄牙提出一系列主张的基础理由是：“东帝汶作为非自治领土的地位及其本身作为该领土管理国的地位，已经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其适当职权范围内决定。”<sup>④</sup>

为了能够决定葡萄牙的诉求，法院很可能需要解释这些（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所以必须将这些决议视为“赋予条件”；因此，法院在本案中不需要就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使用武力或其在该领土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作出判决。<sup>⑤</sup>

这就分离和排除了印度尼西亚作为第三方的法律利益。然而在判决中，法院并不认可葡萄牙对联合国大会决议（以下简称联大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以下简称安理会决议）的理解，即，法院不认为这些决议认定葡萄牙是东帝汶唯一的管理当局。<sup>⑥</sup>澳大利亚与葡萄牙就该问题存

① Se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Germany v. Italy; Greece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p. 150 – 151, para. 127.

② See *The M/V “Norstar” Case (Panama v. Italy)*, ITLOS Case No. 25,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2016, p. 85, para. 173.

③ See Martins Paparinskis, “Procedural Aspects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013)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95, p. 308.

④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3, para. 30.

⑤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3, para. 30.

⑥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p. 103 – 104, para. 31.

在分歧，相关决议强调的核心是东帝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东帝汶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几个国家与印尼的条约中并没有包含东帝汶也没有提及葡萄牙，另外大会和安理会没有回应葡萄牙针对澳大利亚和印尼签订协议的反对照会。<sup>①</sup>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使法院得出结论：“它们不能被视为构成决定双方争端的充分基础的‘赋予条件’。”<sup>②</sup> 马丁斯·帕帕林斯基认为，法院“在其判断中对组织和国家实践的内容和一致性设定了严格的检验要求，以满足这一基准”。<sup>③</sup> 法院对安理会和联大决议进行了深入评估，认定其不足以使法院排除对第三方利益的考虑。

在“拉森诉夏威夷王国仲裁案”中，仲裁庭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例外作了进一步阐释。仲裁庭指出，“如果针对缺席第三方的法律决定可以被认为是‘赋予条件’（例如，由于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点的权威决定），那么该原则很可能不适用。”<sup>④</sup> 正如达波·阿坎德所解释的，“这一假设的基础是，如果国际法庭只是简单地适用对第三国已经具有约束力或权威性的法律裁决，就不能抱怨越权，因为法庭并没有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只是接受了一个职能机构已经确定的现实。”<sup>⑤</sup> 在“某些财产案”中，面对德国提出的初步反对，尽管法院没有直接回应，但是几位法官的异议意见似乎认同捷克斯洛伐克 1945 年的法令构成法律事实，不需要再进行法律评估和讨论，因而“货币黄金案原则”不具有可适用性。不过，仲裁庭还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涉及缺席第三方的决定仅仅是对事实的决定，不涉及或要求对该第三方的行为或法律立场进行任何法律评估或限定，那么该原则也可能不适用。”<sup>⑥</sup> 这可以理解为，从法律上对第三方行为或立场进行评估或限制就不适用于“货币黄金案原则”。达波·阿坎德和马丁斯·帕帕林斯基并没有对该案的这段话予以回应或评论。简言之，本案为确定“赋予条件”的意涵提供更多诠释和判断要素。

本部分详细论述了“货币黄金案”及其后续相关案例，展现了“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不断经受着检验和调整。它的适用要求一些基本的核心要件，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构成决定当事方争端的主题事项和先决基础是决定“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性的基础。另外，关于诉讼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赋予条件”在某些情形下会出现在案件中。如果针对该“赋予条件”进行法律评估，而不仅仅是直接将其认定为一项既定的法律事实，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可以适用。

### 三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相关问题比较分析

“货币黄金案原则”不是国际争端解决程序中唯一处理第三方利益的方式，国际司法机构程序规则中还规定了第三方申请介入诉讼的程序。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另外，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利益会给双边争端的解决带来新的元素。一方面，第三方的利益可能代表共同体利益，另一方面，第三方仅代表单方利益，而争端的某一当事方可能代表共同体利益。作

①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p. 103 – 104, paras. 31 – 32.

②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4, para. 32.

③ See Martins Paparinskis, “Long Live Monetary Gold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2021) 115 *AJIL Unbound* 154, pp. 157 – 158. See Martins Paparinskis, “Revisiting the Indispensable Third Party Principle”, (2020) 3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49, p. 83.

④ See *Larsen v. Hawaii Kingdom*, Award, pp. 32 – 33, para. 11. 23.

⑤ See Dapo Akande,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on Zachary Mollengarden &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2021) 115 *AJIL Unbound* 140, p. 141.

⑥ See *Larsen v. Hawaii Kingdom*, Award, pp. 32 – 33, para. 11. 23.

为国际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履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 erga omnes）与“货币黄金案原则”之间存在着张力。本文将对与“货币黄金案原则”有关的两项问题进行探讨。

### （一）“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和介入程序的比较分析

作为处理第三方在一项双边争端中的法律权利和利益的两项规则，本文将对“货币黄金案原则”和第三方介入程序展开比较分析。<sup>①</sup>

#### 1.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和介入程序的区别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和介入程序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货币黄金案原则”不是《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而是法院的法官造法行为产生的。<sup>②</sup>相比之下，介入程序则明确规定在《国际法院规约》中。

第二，“货币黄金案原则”旨在完全阻止或部分限制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行使，介入程序则是实体阶段给予第三方参加诉讼主张其利益的方式，二者所处的司法诉讼阶段不同。介入程序运用的前提是法院本身对当事方的争端具有管辖权，案件当事方的诉求具有可受理性，“货币黄金案原则”仍是处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阶段。<sup>③</sup>

第三，如前所述，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对争端的主题事项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货币黄金案原则”要求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构成当事方争端的主题事项，介入程序只需要证明第三方的法律权利和利益可能受到影响即可。<sup>④</sup>

第四，“货币黄金案原则”体现的是第三方同意构成决定处理当事方争端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与之相反，介入程序是以当事方同意为前提，“国际司法程序中的介入，仅在案件当事国的同意下方可准许。这种同意要么表现为对某类事项的一般性同意，要么表现为就某案件或某介入请求的特别同意”。<sup>⑤</sup>

#### 2. “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和介入程序的相同点

对于是否能够有效保护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方面，二者又存在共同点。

第一，设定标准和门槛都比较高。对“货币黄金案原则”而言，在海洋划界争端之外，该原则得到完整适用的情形非常少见，法院和仲裁庭在一系列案件中设定的标准很高。同样地，介入程序适用的标准也是很高的，法院允许介入的案件只是极少数。<sup>⑥</sup>“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是法院历史上第一个允许第三方介入的案件，尽管尼加拉瓜被允许介入诉讼，但是法院仅将其介入的范围限定在关于丰塞卡湾水域法律制度的判决，两国其他的争端事项不在介入范围内。<sup>⑦</sup>此外，“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允许赤道几内亚介入诉讼，“国家的管辖豁免案”

① 《国际法院规约》第62条和63条、《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31条和第32条分别规定介入程序，由于目前的介入程序案例仅出现在国际法院，所以本文以《国际法院规约》第62条和63条为核心进行讨论。

② See Alina Miron,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2”, in Andreas Zimmermann et al.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9), p. 1700; Zachary Mollengarden,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2021) 11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p. 67.

③ See Alina Miron,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2”, p. 1700.

④ See Alina Miron,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2”, p. 1700.

⑤ 参见易显河：《介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魏妮娟译，载《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40页。See Sienho Yee, “Intervention in an Arbitral Proceeding under Annex VII to the UNCLOS?”, (2015) 14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9, p. 96.

⑥ See Xu Qi,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ce of Thir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p. 126.

⑦ See *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Judgment, 1990, p. 137, para. 105.

允许希腊介入诉讼，“南极捕鲸案”（*Whaling in the Antarctic*）允许新西兰介入诉讼。<sup>①</sup> 这些是在第三方提起介入诉讼的案件中仅有的成功案例。

第二，如果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或者介入程序来估计第三方的利益，那么既判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s judicata*）对第三方而言的法律效果仍然是有限的。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59 条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第 60 条规定，法院之判决系属确定，不得上诉。这都表明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仅对当事方有约束力。《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和《公约》附件七都有类似规定。不过，本文认为，这两种方式并不能保证第三方利益不受损害。在管辖权阶段不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抑或在实体阶段不允许第三方介入诉讼，判决作出之后，期望用既判力来保护，不但效果有限，而且会造成对第三国利益的极大影响。因此在管辖权或实体判决前引入“货币黄金案原则”或介入程序来处理第三国利益是最符合程序和实质正义的。

以“东帝汶案”为例，尽管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占领违反国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印尼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单独处理印尼和澳大利亚签署条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以印尼不是判决一方且不受本判决影响为由，法院坚持处理葡萄牙提起的争端，那么这会忽略印尼作为主权国家的同意，进而会侵犯印尼的主权。这种后果对基于国家同意运行的国际司法机构而言同样难以承受，因此有必要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曾明确承认，《国际法院规约》第 59 条可能不足以保护第三国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在涉及若干国家海域的海洋划界情况下”。<sup>②</sup> 然而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海洋争端案”中，第三国的海洋权利明显受到损害，但法院以第 59 条为由认为第三国不会受到影响。<sup>③</sup> 正如专案法官科特（Judge *ad hoc* Cot）所指出的，法院判决导致哥伦比亚和其他第三国之间的双边划界协议将不复存在，因为“尼加拉瓜取代哥伦比亚作为原属于哥伦比亚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的区域的所有者，相关划界协议的目标将不再存在”。<sup>④</sup> 薛捍勤法官也认为，法院的划界线将会进入到“3 个甚至是 4 个国家可能重叠的潜在海域，其中包括哥斯达黎加”。<sup>⑤</sup> 内奥米·苏利文（Naomi Burke O’Sullivan）的观点是，“在未来与尼加拉瓜进行的任何协商或者司法解决中，若对比划界前与哥伦比亚的既定边界，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海域权利的范围有可能会减少”。<sup>⑥</sup> 塞丽娜·福拉蒂（Serena Forlati）评论道，“法院的裁决似乎给人一种印象：2011 年，法院就已经设想了实体阶段的划界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划界的结果导致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之

① Se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21 October 1999, I. C. J. Reports 1999, p. 1035, para. 18;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Germany v. Italy)*,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Order of 4 July 2011, I. C. J. Reports 2011, p. 503, para. 34;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Declaration of Intervention of New Zealand, Order of 6 February 2013, I. C. J. Reports 2013, p. 3.

② Se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2, p. 421, para. 238.

③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Application by Costa Rica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1, p. 372, para. 86.

④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Interven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1, Declaration of Judge *ad hoc* Cot, p. 769, paras. 10–11.

⑤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Declaration of Judge Xue, p. 749, para. 12.

⑥ See Naomi Burke O’Sullivan, “The Case Law’s Handling of Issues Concerning Third States”, in Alex G. Oude Elferink, Tore Henriksen and Signe Veierud Busch (ed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Case Law-Is It Consistent and Predictab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75.

间不再存有边界，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保护哥斯达黎加的利益。”<sup>①</sup>

由此可见，本文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可能无法充分地估计第三国在海洋划界案例中的权利和利益。如果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或者拒绝第三方介入诉讼的申请，既判力原则难以充分保护第三方的法律利益，这一点二者存在相似性。

## （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不影响“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

本文认为，“货币黄金案原则”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存在区别。一方面，“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于涉及非争端当事国第三方的特殊情形，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更具有普遍性，强调所有国家的普遍性义务。另一方面，“货币黄金案原则”是管辖权阶段要讨论的问题，而一国是否履行或者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一项实体问题。二者阶段的不同也导致是否违反该义务和是否援引“货币黄金案原则”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国际司法实践中却会出现二者存在张力的情况。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源于1970年“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有限公司案”(*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法院提出：

在外交保护领域，应该在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和对另一国产生的义务之间作出根本区分。从本质上讲，前者是所有国家的关切。鉴于所涉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所有国家在保护这些权利方面都有法律利益；这些权利是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sup>②</sup>

在“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语境下，所有国家都对履行这一义务具有法律上的利益。<sup>③</sup>相比之下，“货币黄金案原则”强调的是第三方的法律利益。如果第三方在特定争端的法律利益遇到当事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情况，那么第三方同意与否是否会阻碍法院处理当事方违反该义务的行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将不会适用。

在“东帝汶案”中，葡萄牙主张各国人民的自决权是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惯例演变而来的，因此具有普遍性，法院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构成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原则”。<sup>④</sup>然而，法院认为，

规范的普遍属性和管辖权的同意规则是两回事。无论所援引义务的性质如何，如果法院的判决意味着对非本案当事方的另一国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估，则法院不能就当事国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关权利是普遍权利，法院也不能采取行动。<sup>⑤</sup>

其中几位法官发表了异议意见，担忧“货币黄金案原则”会不利于法院审理当事国违反普遍义务的非法行为，可能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斯库比谢夫斯基法官（Skubiszewski）指出，这

① See Serena Forlati,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Arbitral Tribunal or a Judicial Body?* (Springer, 2014), p. 195.

② 法院继续指出：“例如，在当代国际法中，这种义务源于宣布侵略行为和种族灭绝为非法行为，也源于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规则，包括保护其免受奴役和种族歧视。一些相应的保护权已纳入一般国际法。” See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0, p. 32, para. 33.

③ 参见廖雪霞：《“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与国际法院的管辖——以“冈比亚诉缅甸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案”为切入点》，载《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28页。

④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2, para. 29.

⑤ See *East Timor*, Judgment, p. 102, para. 29.

一判决意味着，在任何适用“对一切”规则的时候，法院都会被阻止行使管辖权。<sup>①</sup> 威拉曼特里法官（Judge Weeramantry）认为，

印度尼西亚是裁决澳大利亚违反义务的必要当事方，澳大利亚违反义务的行为阻碍普遍原则的实际运作。印度尼西亚可以（凭借这种方式）保护在东帝汶问题上与其有来往的任何国家，使其不会因印度尼西亚本身不同意法院的管辖权而被牵连到法院。在这个司法平台上，普遍享有的权利在这一程度上可能被大幅剥夺其效力。<sup>②</sup>

在2006年“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诉请书）案”（*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New Application*）中，法院主张：“权利和义务在争端中可能是有争议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赋予法院审理该争端的管辖权。”<sup>③</sup>

这同样适用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与法院管辖权确立之间的关系：争端涉及遵守具有这种性质的规范，肯定属于禁止种族灭绝的情况，但这一事实本身不能成为法院审理该争端的管辖权的基础。根据法院规约，管辖权始终以当事各方同意为基础。<sup>④</sup>

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法院指出，“国家豁免规则具有程序性，仅限于确定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它们与诉讼所针对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无关。”<sup>⑤</sup> 而且，“强行法规则是不允许减损的规则，但确定管辖权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何时可以行使该管辖权的规则并不减损那些具有强行法地位的实体规则，强行法概念中也没有任何固有的东西需要修改或取代其适用。”<sup>⑥</sup> 尽管这两个案件涉及的不是“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而是强行法，并且没有涉及第三方的法律利益，但都表明法院会对管辖权问题和是否违反强行法的问题进行区分，不会因当事方是否违反强行法而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

对于法院的判决思路，田中义文（Yoshiumi Tanaka）的评论是，“国际争端的存在是确立法院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sup>⑦</sup> 比阿特丽斯·邦纳菲（Beatrice I. Bonafé）认为，“法院对其司法职能的理解方式可能会影响对诉求可分割性的解释。法院对自身任务解释得越广泛，它拒绝管辖权的可能性就越小。”<sup>⑧</sup>

由此可见，法院实际上将管辖权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或强行法进行了区分，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阶段，将其职能限制在审查影响管辖权行使的因素，而不对其他规则进行评判，

① See *East Timor*,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kubiszewski, p. 248, para. 79.

② See *East Timor*,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Weeramantry, p. 248, para. 79.

③ See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New Application: 2002)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Rwand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6, p. 32, para. 64.

④ See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New Application: 2002)*, p. 32, para. 64.

⑤ Se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Judgment, p. 140, para. 93.

⑥ Se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Judgment, p. 141, para. 95.

⑦ See Yoshifumi Tanaka,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021) 68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 p. 26.

⑧ See Beatrice I. Bonafé, “Adjudicative Bilateralism and Community Interests”, (2021) 115 *AJIL Unbound* 164, p. 168.

实现一定的切割。基于以上观点，法院仍然坚持争端本身是否存在是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影响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程序问题，是否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实体问题，法院在这一议题上倾向于谨慎行使管辖权防止出现越权。<sup>①</sup>

本部分讨论了与“货币黄金案原则”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货币黄金案原则”与介入程序既存在区别又存在相似之处，特别是最近的一系列案件清楚表明，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或者拒绝第三方介入都会给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带来损害。“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难以构成管辖权障碍，因为“货币黄金案原则”是管辖权阶段的问题，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属于实体问题。

#### 四 “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可适用性评析

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马尔代夫的第一项初步反对是，“因为英国构成本案不可或缺的当事方，考虑到缺席本案的诉讼程序，英国并不同意成为诉讼程序的一方”，因此，根据“货币黄金案原则”，特别分庭缺乏管辖权。<sup>②</sup> 马尔代夫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是，特别分庭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争议问题没有管辖权。<sup>③</sup> 在特别分庭看来，第一项初步反对实质上反映了毛里求斯和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之争，第二项初步反对反映了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因此，马尔代夫前两项初步反对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都是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sup>④</sup> 鉴于双方在庭审时也是将这两项合并陈述，特别分庭将两项初步反对合并在一起进行处理，决定先讨论第二项初步反对并分析两项反对的共同问题，最后作出判决。<sup>⑤</sup>

判决一经公布，学界就开展了一系列讨论，聚焦于咨询意见的法律效力、审判方式、争端认定等方面，但是专门讨论“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还是偏少。<sup>⑥</sup> 基于“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

① See Antoni Pigrau, “Reflec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emptory Norms and *Erga Omnes* Obligations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regarding the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Chagos Islands”, (2018) 55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31, p. 137.

②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26, para. 79.

③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p. 26 – 27, para. 79.

④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p. 31 – 32, paras. 98 – 100. 特别分庭具体解释道，“对马尔代夫来说，毛里求斯和英国之间的主权争端仍未解决，而对毛里求斯来说，主权问题已得到有利于它的解决。”

⑤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32, para. 100.

⑥ See “Mauritius: Chagos-What’s next after the Dec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 Afro News, <https://afro.news/2021/01/31/mauritius-chagos-whats-next-after-the-decision-of-the-international-tribunal-of-the-law-of-the-sea/>. See Sarah Thi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Legal Effect’ of ICJ Advisory Opinions in the Mauritius/Maldives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the-curious-case-of-the-legal-effect-of-icj-advisory-opinions-in-the-mauritius-maldives-maritime-boundary-dispute/>. See Natalie Klein, “Chagos: A Boundary Dispute Tips over a Sovereignty Ruling”, *Lowy Institut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chagos-boundary-dispute-tips-over-sovereignty-ruling>. See Volker Roeben, Sava Jankovic, “Unpacking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ITLOS and the ICC: A Bundle of Rights?”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unpacking-sovereignty-and-self-determination-in-itlos-and-the-icc-a-bundle-of-rights/>. See Arron N. Honniball, Pandemics, “Procedure and Participation: Hybrid Hearings in the Mauritius/Maldives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 *EJIL Talk*, <https://www.ejiltalk.org/unpacking-sovereignty-and-self-determination-in-itlos-and-the-icc-a-bundle-of-rights/>. See Thomas Burri and Jamie Trinidad, “Introductory Note to Dispute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dian Ocea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ITLOS) (April 15, 2021)”,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Network*, <https://ssrn.com/abstract=3827071>.

理, 本文将从特别分庭属事管辖权下对争端的主题事项认定, 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赋予条件”是否能够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 以及第三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该原则适用例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 (一) 关于查戈斯群岛法律地位的决定是案件争端的主题事项和先决基础

根据两国达成的特别协定, 双方要解决的是两国在印度洋的海洋划界争端。<sup>①</sup> 考虑到“货币黄金案原则”, 特别分庭需要确认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是否构成划界争端的主题事项。从判决来看, 特别分庭决定是否适用的“核心前提”(core premise) 在于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换言之, 第三方的英国与当事方的毛里求斯关于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是否已经得到解决。<sup>②</sup> 毛里求斯认为其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是一项没有争议的事实, 而马尔代夫认为存在争议。

在本案中, 特别分庭反复强调围绕查戈斯群岛法律地位争端的主权性质。具体如下:

特别分庭表示, “双方对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存在分歧。”<sup>③</sup> 针对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的咨询意见, “这些决定会对英国声称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具有明确(unmistakable)的影响。”<sup>④</sup> 特别分庭直接得出结论: 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与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的分离是非法的、英国继续管理查戈斯群岛构成持续性质的非法行为的决定背道而驰”。<sup>⑤</sup>

法院的咨询意见还可能对毛里求斯的主权主张产生“重大”(considerable)影响, 毛里求斯在被英国非法分离时, 其领土包括查戈斯群岛, 特别是法院认定, “在毛里求斯非殖民化进程中产生并反映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的国际法义务要求英国作为管理国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 包括查戈斯群岛的领土完整。”<sup>⑥</sup>

在特别分庭看来, “这可以解释为暗示(suggest)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sup>⑦</sup> “关于‘英国有义务尽快结束对查戈斯群岛的管理, 从而使毛里求斯能够以符合人民自决权的方式完成其领土的非殖民化’的决定同样暗示了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sup>⑧</sup>

对于2019年“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的法律后果, 特别分庭认为, 咨询意见关于毛里求斯非殖民化未完成的结论表明, 在毛里求斯的情形中, “非殖民化问题和主权问题密不可分, 因此关于非殖民化的决定可能必然牵涉到主权。”<sup>⑨</sup> 根据联大第73/295号决议, 英国没有遵守联大关于咨询意见决议中要求其撤出的要求, 特别分庭认为, 这进一步强化了特别分庭关于英国对查

① See “Special Agreement and Notification of 24 September 2019 and the Minutes of Consultation, annexed thereto”,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8/C28\\_Special\\_Agreement.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8/C28_Special_Agreement.pdf).

②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32, para. 100.

③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36, para. 114.

④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53, para. 173.

⑤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53, para. 173.

⑥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p. 53–54, para. 174.

⑦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54, para. 174.

⑧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54, para. 174.

⑨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59, para. 191.

戈斯群岛主权主张非法性的结论。<sup>①</sup>另外,特别分庭还强调,当事方诉讼的关键问题是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是否澄清该群岛的法律地位,鉴于咨询意见认定英国继续管理查戈斯群岛是一种持续非法行为,特别分庭认为,关于查戈斯群岛的实际存在争端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sup>②</sup>最后,在结论中,特别分庭明确表示英国对查戈斯群岛持续的主权主张违反了咨询意见的决定。<sup>③</sup>这等同于宣布英国非法主张主权因而没有法律效力,在国际法上已经丧失主权。

这种情形与2020年“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沿海国家权利争端案”(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仲裁庭认为,“乌克兰的许多主张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乌克兰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因此它是援引的《公约》各项条款所指的‘沿海国’。”<sup>④</sup>然而,“哪国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从而是乌克兰援引的《公约》若干条款所指的‘沿海国’的问题,是仲裁庭对乌克兰大部分主张作出裁决的先决条件。”<sup>⑤</sup>如果将该案的思路逻辑运用在本案,哪一国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从而是《公约》所指的“沿海国”,这应当是特别分庭对毛里求斯的主张作出判决的先决条件。“一个岛屿拥有的权利实际上不是岛屿本身的权利,而是对岛屿的主权产生的权利。权利或权利持有人是沿海国,而不是岛屿。只有行使主权的国家才有能力享受这一权利。”<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未能尽快结束对查戈斯群岛的持续占领,如果在通过划界永久处理查戈斯群岛周围海域方面,英国还可以有任何法律利益,这在特别分庭看来是“不可想象的”。<sup>⑦</sup>另外,特别分庭承认,“出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目的考虑,毛里求斯甚至在其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前就可以被视为查戈斯群岛的沿海国。”<sup>⑧</sup>

综上所述,在第三方英国和当事方毛里求斯之间,关于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争端是特别分庭处理第一项初步反对的核心,这决定了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海洋划界争端中沿海国的地位,特别是毛里求斯是查戈斯群岛的沿海国。因此毛里求斯和英国关于查戈斯群岛地位之争构成本案争端的主题事项,第三方英国关于该群岛的法律利益应视为决定海洋划界争端的前提。虽然认定英国因为法院咨询意见不再拥有充分的法律利益,但是特别分庭分析对“必然涉及”“关键问题”“核心前提”等词汇的运用再次表明主权争端的核​​心和前提地位,因此特别分庭的最终结论和前述分析存在矛盾之处。

## (二) 本案对关于第三方或当事方“赋予条件”的认定和先前判例不一致

本案的另一个焦点是法院咨询意见和联大第73/295号决议是否符合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中“赋予条件”的要求。

①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68, para. 229.

②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68, paras. 243 – 245.

③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72, para. 246.

④ See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Ukraine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2017 – 06,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1, p. 47, para. 152.

⑤ See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p. 48, para. 154.

⑥ See Sienho Ye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Potential Jurisdictional Obstacles or Objections”, p. 704.

⑦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73, para. 247.

⑧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p. 74, para. 250.

首先，法院咨询意见的结论和特别分庭所推断的结论存在本质不同。联大第 71/292 号决议没有要求法院处理双边主权争端，法院明确表示“大会向其提出的问题涉及毛里求斯的非殖民化问题，并且没有征求法院的意见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sup>①</sup> 但是，特别分庭通过自身的逻辑推理，“推断”（infer）咨询意见对主权争端产生影响，而且决定毛里求斯拥有主权。<sup>②</sup>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推断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通过考虑其他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而得出结论”；二是指“得出结论的过程，从证据到证据的思维过程”。<sup>③</sup> “东帝汶案”中，法院认为先前一系列相关的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无法推出葡萄牙是东帝汶唯一托管国的结论，而是东帝汶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非殖民化问题。对本案而言，法院咨询意见没有直接得出关于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或主权归属的结论，该意见产生的新事实是非殖民化尚未完成，英国必须尽快结束对查戈斯群岛的持续管理，那么特别分庭“推断”的结论并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因而难以具有说服力。

其次，法院的咨询意见和联大第 73/295 号决议难以满足“赋予条件”的资格。有学者认为，咨询意见能够被视为一项排除第三方利益的“赋予条件”。<sup>④</sup> 但本文认为特别分庭的分析思路和先前判例不一致，是否满足“赋予条件”的资格值得怀疑。如前所述，“东帝汶案”中，一系列大会和安理会决议都无法为葡萄牙主张是唯一托管东帝汶的机构这一事实提供充分基础，安理会决议的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拉森诉夏威夷王国仲裁案”的裁决，仲裁庭一方面表示一项法律决定可以被视为“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例外，但是也指出，如果涉及第三方的法律决定只是事实认定而不是对其行为或立场进行法律评估或限定，那么可能不适用。特别分庭对 2015 年“查戈斯群岛仲裁案”（*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2019 年“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和联大第 73/295 号决议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广泛的法理分析，对英国的行为和法院的立场进行了法律评估，这已经远非单纯呈现既定的法律事实那么简单。因此，本文认为，本案中涉及当事方和第三方的咨询意见与联大文件难以构成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赋予条件”，因此，“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可以适用的。

再次，特别分庭刻意区分咨询意见的法律效力（legal effect）和法律约束力（binding force），给咨询意见附加本不存在的法律后果，并且认定联大关于咨询意见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面，特别分庭认为咨询意见虽无法律约束力，但有法律效力并构成权威性决定，但这并不会必然导致遵守的义务。专案法官奥克斯曼（Judge *ad hoc* Oxman）在异议意见中认为，特别分庭的处理方式“冒有风险，有可能使大会行使其政治职能和法院行使对征求咨询意见的自由裁量权变得复杂”。<sup>⑤</sup> 另一方面，联大决议可以因没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

① Se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 Advisory Opinion, I. C. J. Reports 2019, p. 117, para. 86.

② See Sarah Thi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Legal Effect’ of ICJ Advisory Opinions in the Mauritius/Maldives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 <https://www.ejiltalk.org/the-curious-case-of-the-legal-effect-of-icj-advisory-opinions-in-the-mauritius-maldives-maritime-boundary-dispute/>.

③ See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Thomson Reuters, 11th edn, 2019), p. 930.

④ See Dapo Akande,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on Zachary Mollengarden &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p. 143.

⑤ See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Separate and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d hoc* Oxman, pp. 12–13, para. 32.

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文件》中，联合国法学家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Jurists）表示，“如果该组织的机构或法学家委员会所作的任何解释不被普遍接受，则该解释将没有约束力。”<sup>①</sup> 约束力一词“用于处理某一特定案件中某一决定或某一决定点的效力，包括解释”。<sup>②</sup> 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联大决议不被普遍接受，将没有约束力。在“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沿海国家权利争端案”中，对于乌克兰援引的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联大决议，仲裁庭认为，“这些决议都是用振奋人心的语言表述的，它们既非一致通过也没有共识，是许多国家投弃权票或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的”。<sup>③</sup> 乌克兰依赖的联大第68/262号决议获得100票支持、11票反对，58票弃权、24个国家没有投票。<sup>④</sup> 由于这些决议没有被普遍接受，法庭似乎总体上表明决议将不会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以支持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对“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而言，该案涉及的联大第73/295号决议获得116票赞成、6票反对、56票弃权、16个国家没有投票。<sup>⑤</sup> 相比之下，两份决议的投票比例存在相似性。

根据上述论证的思路，本文可以合理认为，联大第73/295号决议可能仍然缺乏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共识，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与此同时，如果接受乌克兰关于联大决议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将在事实上暗示，仲裁庭认定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仲裁庭明确表示，它没有管辖权处理该问题。<sup>⑥</sup> 而且“这样的解读与正确行使其司法职能并不相容”。<sup>⑦</sup> 在该案中，如果认定该决议支持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那么这意味着支持查戈斯群岛是毛里求斯主权的一部分，然而《公约》第288（1）条明确规定只能对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享有管辖权，所以特别分庭无权处理这一争端，否则表明特别分庭没有正确行使公约规定的管辖权职能。

### （三）第三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例外

前文已经指出，现有的国际判例表明，在当事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情况下，“货币黄金案原则”仍有可能适用，这是由于管辖权规则和实体规则是分开处理的。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特别分庭没有讨论第三方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与管辖权的关系。

首先，该案不涉及当事方是否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情形，这意味着在该案中，

① See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XIII”, UN Digital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0969>.

② See Sienho Ye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Decisions on Jurisdiction and Rule of Law Concerns”, (2016) 15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9, p. 236.

③ See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p. 54, para. 175.

④ Se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Resolution/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67565?ln=zh\\_CN](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67565?ln=zh_CN).

⑤ See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 Resolution/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07805?ln=en>.

⑥ See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p. 54, para. 176.

⑦ See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p. 54, para. 177.

“当事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和‘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冲突”的情形并不存在。其次，特别分庭表面上没有直接回应英国是否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但是特别分庭认定英国没有按期终止对查戈斯群岛管理且归还给毛里求斯，允许查戈斯群岛居民返回岛上居住，这些具体后果反映出英国违反了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在“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中表示，“尊重自决权是一项‘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所有国家都有保护这一权利的合法利益。”<sup>①</sup>

本文认为，特别分庭的管辖权判决，至少暗示英国可能已经违反了这一义务。这表明，特别分庭在管辖权阶段就处理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违反的实质问题，这和法院对管辖权和实体问题进行区分的实践不一致。然而，在没有第三方的同意下，特别分庭就对这种实体问题作出决定，很可能会触及“货币黄金案原则”关于国家同意的基本要求，从而适用这一原则，排除特别分庭的管辖权。有待观察的是，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类似案件，目前很难凭借一个案例总结出具有一般性规律，即第三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可能会构成“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例外。

基于“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管辖权判决内容，本部分对涉及第一和第二项初步反对进行了评述，特别分庭对两项初步反对的分析基于第三方英国和当事方毛里求斯间关于查戈斯群岛地位的争端展开，对于“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可适用性展开深入讨论。本文认为，两国划界争端的主题事项是查戈斯群岛的法律地位，即英国和毛里求斯的主权争端，法院的咨询意见和联合国大会第73/295号决议不构成这一原则适用例外的“赋予条件”，因此“货币黄金案原则”在本案具有可适用性。

#### （四）“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对国际司法机构未来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影响

“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对国际司法机构未来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影响从两个层次来审视。

一方面，“货币黄金案原则”未来可能无法作为一项初步反对意见完全阻碍国际司法机构行使管辖权。这意味着在一项存在多方利益的双边争端中，第三方的法律利益难以成为决定当事方争端的前提。另一方面，在海洋划界案件的实体阶段，该原则在部分阻碍管辖权行使的情形中仍然会适用。另外，基于先前论述，特别分庭认定两国争端核心在于毛里求斯和英国的主权争端，认可前者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因此，特别分庭解决了《公约》下无权处理的主权争端，这意味着仲裁庭存在越权行为（*ultra vires act*）。对比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做法，即使完全阻碍管辖权的行使，基于法院的判例，本文认为法院的态度比国际海洋法法庭更加谨慎。

“货币黄金案原则”反映了国际司法机构在发展国际法律规则和原则方面的重要角色，近两年学界积极恢复了对“货币黄金案原则”的讨论，然而围绕“货币黄金案原则”的理论和实践的争议仍将会持续下去，这也将反映在未来的国际司法实践中。扎卡里·莫伦加登和诺姆·扎米尔批判道，如果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当事方会“被剥夺正当程序，因为他们选择地解决争

<sup>①</sup> Se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 Advisory Opinion, p. 139, para. 180.

端的方法不再可用”。<sup>①</sup> 不过，奥里·庞森坚信“‘货币黄金案原则’有可能构成习惯国际法，因此，无论该原则背后的最初理由是什么，它会普遍适用于国际法院和仲裁庭”。<sup>②</sup> 马丁斯·帕帕林斯基同样认为，“‘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得到国际司法实践和国家实践大量支撑的良法，如果担忧因适用该原则会对多边性的考虑变得麻木不仁的话，那么这可能低估了现代国际争端解决方法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性。”<sup>③</sup>

针对“巴勒斯坦诉美国使馆迁移案”（*Relo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to Jerusalem*），国际法院未来的管辖权判决将是学界关注“货币黄金案原则”是否适用的焦点，即，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利益是否会成为认定美国迁移使馆行为合法性的先决条件和前提。“国际争端多边性日益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各国采取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更广泛的共同体利益。”<sup>④</sup> 一旦双边争端涉及到第三方存在的共同体利益，那么“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就具有讨论的空间，因此仍将会是未来国际争端解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议题。

## 五 结语

本文对涉及“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国际司法判例进行了梳理，展现了这一原则法理的演进。对于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构成要件，第一，“货币黄金案原则”涉及的国际法主体是国家而非其他实体和个人，发生于国家间因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案件和陆地领土海洋争端案件中。第二，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构成现有案件主题事项，这使得对该主题事项行使管辖权需要获得第三方的同意。第三，处理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构成决定审理案件当事方争端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第四，即使存在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法律决定，具体形式有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和国际判决，但这均不足以构成“赋予条件”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

本文还分析了“货币黄金案原则”和相关问题。一方面，该原则和第三方申请介入诉讼的规则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尤其是二者在限制对第三方利益影响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关案例表明，不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和拒绝第三方介入诉讼都可能会对第三方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当事方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情况下，如果涉及第三方利益，国际法院仅有的实践表明“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和认定对该义务的违反是出于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法律问题，法院倾向于谨慎行使管辖权防止出现越权。

以“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管辖权判决为研究对象，本文分析“货币黄金案原则”在该案的可适用性问题。根据《公约》第288（1）条的规定，特别分庭只处理涉及《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查戈斯群岛本身的法律地位显然不是该案划界主题事项。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特别分庭的论证逻辑已经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归属作为一项法律争端予以解决，英国在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利益成为决定划界主题事项，而且成为本案处理海洋划界争端的前提，这满足“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条件。

① See Zachary Mollengarden &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p. 73.

② See Ori Pomson, “Doe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pply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Generally?”, p. 125.

③ See Martins Paparinskis, “Long Live Monetary Gold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p. 158.

④ See Dapo Akande, “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 on Zachary Mollengarden & Noam Zamir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Back to Basics’”, p. 141.

针对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和联大第 73/295 号决议是否足以构成“赋予条件”，进而排除该原则适用的问题，本文认为，特别分庭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不是仅承认一项法律事实的存在，而是对相关决定进行了整体的法律评估，根据以往的国际判例，这难以作为“赋予条件”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因此，本文认为“货币黄金案原则”在本案能够适用，排除特别分庭对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的海洋划界争端管辖权。虽然判决没有适用该原则，然而相关分析表明，特别分庭存在越权处理争端的情况。这也凸显“货币黄金案原则”在防止国际司法机构越权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关该原则适用的讨论仍将具有生命力。

## Reexamining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Jurisprudenc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Challenges ——A Commentary on *the Mauritius/Maldives Case*

Xu Qi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trend of multilateralization of bilateral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is obviously enhanced.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clearly reflects such a trend.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are: Whether the type of dispute is a dispute between States; whether the legal interests of a third party constitute the very subject matter of a ongoing dispute, and whether the jurisdiction to deal with this very subject matter obtains the consent of the third party; whether dealing wi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constitutes a prerequisite or basis for deciding to hear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case. If there is a legal finding involving one of the disputing parties or a third party which is defined as a “given”, whether it is enough to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n *the Mauritius/Maldives Case*, although the Special Chamber did not apply this principl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ase should have met the conditions to apply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to exclude its jurisdiction. As the latest case to discus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it shows that the principle still has prac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Keywords:** the Monetary Gold Principle, Jurisdiction, Applicability, State Consent, Sovereignty Dispute, *the Mauritius/Maldives Case*

(责任编辑：郝鲁怡)